

Aus Wissen und Wissenschaft

—10—

KÜRZE ERZÄHLUNGEN

學藝彙刊 (10)

短篇小說集 (一)

中華學藝社編輯



中華學藝社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學藝社
學藝叢刊
(10)

短篇小說集

(一)

中華學藝社編輯

目次

十年後·····	文範邨
森林之冬·····	鄭伯奇
奇怪的墓地·····	白經天
離家·····	蹇勞山
神經病·····	余祥森
連翹·····	白經天
星·····	楊潤餘
人的生活·····	劉復
項圈·····	崔雁冰
兩個朋友·····	白經天

十年後 (Nach Zehn Jahren)

德國 M. Kenny 著

文範邨譯

一個黑蛾繞著窗前亂飛。窗下坐著一個女子止不住的把身子在椅上轉動，現出很煩躁的神氣。這女子是最厭飛蛾的。這個時候，又有一隻蝙蝠撲的一聲飛過去了。

那邊草地上，村童們打球的聲音，時時吹到耳裏來。太陽是早已落下去的了。但是村童們還愈玩愈高興，好像不知道黃昏將近似的。

在這沉沉的暮色裏，遠遠地又聽得有人拉手風琴的聲音；音調很哀，彷彿是那「將謝的玫瑰花」。這時女子似乎心有感觸，微笑了一笑，不知不覺的口中低唱道：

『將謝的玫瑰花……』

『玫瑰』是這女子的小名，但是現在已沒有人叫她玫瑰了。回想起來，自從那年以後，更沒有一個人叫她玫瑰的。那年就是他……玫瑰自從回英國後，屈指已有十年了。

她漸漸覺得涼氣襲人，站起身來想進房去；忽然聽得那悲傷的手風琴又重奏起來，不覺把眉頭皺了一皺。

這時忽又聽得庭前鋪地的碎石和靴底軋轆的聲音，一個人影向大門走來。接著就是一個男子叫門的聲音。

這來的是村裏的郵政局長，進門來點了點頭，遞了一個白紙包給她，恭恭敬敬說道：

『太太！我給你送信來的。』

她喫了一驚，把信接著，臉上現出很詫異的樣子，說道：『我真想不到這樣晚了，還有信來。』

局長答道：『本是沒有信來的，因為這封信，是十年前，就是太太初到此地的那年，就應該要到的信……』

她聽了更覺得奇怪，急忙問道：『你說甚麼？既是這樣，爲甚麼當時不送來呢？』

局長道：『這個——太太！誰也怪不得；這並不是我不小心。因為我們今天檢查村子盡頭處的一個舊郵筒，纔在那郵筒投信口的底下發見了這封信夾在上面。』

她給了局長一個銀錢，進房去了。她這時止不住身體打戰。她雖是還沒有把信拆開，已知道那寫信的人了；因為他常用這種信封。但是她想到這信是十年前發來的，過了十年的今天纔到，真是說不出的怨恨；又不知要怨誰恨誰。

她一面抖著，一面剔亮了桌上的燈，慢慢地坐下，把信擱在膝上，目不轉睛的看那信封上墨痕都淡了的字跡。

好一會纔把信拆了，一直讀下去；驚愕，歡喜，決斷的感情都順次湧到她臉上。

來了。

她把這信看了一遍，又把其中的一節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口裏念道：

『……我天天望你回來，時時望你回來。這所房，這間屋，——我和你會經厮守不離的這所房，這間屋，還是專爲你留著的。我縱是要出外去遊歷，也決不讓人來這裏住。下人們我都吩咐過了。他們都等著伺候你。請你放心！我的愛！俗話不是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嗎？請你莫再掛懷，只當做了一場惡夢，大家付之流水罷了。至於我的心裏是一點雲霧都沒有的。我愛你信你的心還是和從前一樣。我現在也不多說了，只盼望你早早回來，回到你的家裏，你愛夫的懷裏……』

她念完了，微微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

『他——他真是應該信我的。』

她這時把從前的事都忘記了。從前她的丈夫曾寫過了幾次信來哀告她，請她說明她的心事，她總沒有回過一次信。現在這封信算是他最後的一封信了。

她一面感慨，一面把信收起來，笑了一笑，說道：

『我決定回家了。』

家！她這十年間是沒有家的。

她丈夫的住宅還是和從前一樣。四面的光景都好像正在等候歸人似的。玫瑰花已盛開了。木犀花放出了滿庭的香氣。她最愛的大海棠到處都栽著。可見她的丈夫至今還時時刻刻思念她哩。

這時她的心中說不出有無限的歡喜；進了大門，過了迴廊，覺得吹來的涼風，微明的夜色都充滿了愛。

她想到現在歸了她的家，廚房裏洗碗的聲音都成了清脆的音樂了。她一面走，一面想道：『西姆森媽媽好像還在哩。』

她也不呼喚僕人，只一直往裏走去。因為心裏快活，覺得自己的容貌也更加美了，年紀也反變少了。但是她走上樓梯，要進從前的睡房的時候，止不住心跳起

來，手脚都失了氣力似的。

好新的裝飾，好香的氣味啊！他真是個能守節的丈夫，至今還不信！萬事萬物那一件不是等著她呢？你看！床帳像雪一般的白。窗帷也是用她最愛的玫瑰色絲帶繫著的。海棠的香氣充滿了四角。

床邊的臺上立著的，正是她丈夫的像片。她一見了，忙取下來抱在懷裏，跪倒在床邊，叫了一聲

『我的愛，我的威爾第立！』

她的丈夫已比從前老多了。但是神情還沒有變。這時她回想起過去的舊事，全身的血都沸了。連和這像片接了十幾次吻，伏在上面不動。

她正在如醉如狂的時候，一個老媽抱著許多雪白的衣褲走了進來，見一個女子跪倒在床邊，嚇得倒退了幾步。再定睛一看，老媽也不知不覺的悲痛起來了。

『這——這怎麼好呢！』

她聽了老媽的聲音，如夢初醒，忙跳起來拉著她的手叫道：

『啊呀！西姆森媽媽！是我——是我回來了。』

這時老媽也萬感交集，回想這住宅的主人和她主婦離別的情景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她的主婦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兒，人世的罪惡一點也不知道，而今成了一個老婆婆了，酸鹹苦辣的滋味，件件都嘗飽了。她一面想她主人的無恩無節，一面定睛看著她從前的主婦，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停了許久纔勉強開口問道：

『唉！太太你——你沒有聽說嗎？』

她聽了這話，不覺心中驟起了疑雲。臉上現出失望的顏色，忙問道：

『怎麼？難道他——死了嗎？』

西姆森偏著頭，側著耳，立起二指指著外面，好像聽什麼聲音似的。一面輕輕地對她說道：

『不要做聲！』

遠遠地彷彿有馬車來的聲音到門前停住了。

西姆森拉著她的手說道：

『太太！請到這邊來，這屋裏坐不得的。』

她只覺心中迷亂，沒有主宰，便跟著那老姆走進隔壁房裏去了。

一會兒便聽得樓梯下起了一陣笑聲，婦人絲裙摩擦的聲音漸漸上樓來了。一個年青女子的影子從面前一晃過去了。接著又聽得一個男子跟著上來，那女子回頭來迎他，嘴裏叫道：

『我的威爾蒂立：我愛死你了！海棠是我最歡喜的花，你怎麼知道的！你真好聰明啊！』

只聽那男子一面和她接吻，一面低聲答道：

『我的愛！這值得甚麼呢？你愛的東西，那一件不在我的心裏？』

這一對兒一邊說話，一邊偎傍著進房去了。她聽了這溫柔的聲音，心臟幾乎要破裂了。呆呆地向著老媽看了一眼。老媽看見心中不忍，只得對她說道：

『主人是一個月前纔結婚的。』

一個月前！可見她的丈夫這十年間還等著她回來哩。如今還說甚麼？已經夕陽西下水東流了。一點鐘前的光明，都被雲霧遮斷，前途全變成黑暗了。她這時也不忿怒，也不悔恨，也不悲哀，全身把不住只是發抖，臉上的顏色漸漸變白，長歎一聲，便昏過去了。

家！她的家！她的家在何處呢？恐怕她的今生不會再有家了。

森林之冬 (Un Hiver en Forêt)

Hamsun 原作

鄭伯奇譯

我來到森林中了。莫去想有什麼稀罕的事。這裏全然和城市中的一樣，鵝絨般的雪片，高高地向地面落下來。種種的鳥獸，依然做他們的小事業，從早晨到晚上，我也可以說，由晚上到早晨。我找這森林，爲着他的荒涼寂寞：在這裏，我要思索。

忽然，一天我遇見兩個拉波尼人的密會：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起初他們的舉動和別的人沒有什麼不同。波利！他們笑着，一個對一個叫。但是一會兒，我見他們都跌在雪中，眼睛看不見他們了。『我得去看他們出了什麼事，』過了一刻兒，我想道：『他們也許死了呢。』這時候他們又起來，各自繼續走各自的路去了。

我一生，永沒見這樣的救助。

白天和夜裏，我住在一間沒人要的，泥蓋的小茅房子，我要爬才可以進去。想是多年前有人在此地爲一時躲避之計造的。也許這人是一個被緝索的人，秋天，整天價在此地藏過身的。房子裏，我們只兩個；若是我，不算那同居的小瑪丹，我是單獨一個。那小瑪丹是一匹小鼠，我贈伊這徽號，表示我對於伊的敬意。在房子裏放的無論什麼東西，伊都咬了。有時伊停住腳步望着我。

我來的時候，房子裏有些乾草，我情願讓給那小瑪丹了。我自己呢，我剪伐了些小樹枝兒。我帶來了一隻斧，一張鋸，和做飯最離不開的器具。我更有一個裝滿了羊毛的豬皮口袋睡覺用的。整夜間，我燒着木頭。在火傍邊，我掛了我的襯衣，早晨，發很好聞的松煙氣。我想做咖啡的時候，我出了房子，裝滿一鍋雪，然後放在火上。我便有水了。

★ ★ ★ ★ ★
你們住在城市的，你們睡到十點乃至十一點鐘。起來的時候，你們還覺得很

困乏。望着太陽的光，你們的眼睛會發眩。我呢，我五點鐘就起床，我却歇夠了，外邊還正是夜沈沈的。但是有許多東西，依然還值得看看：月，星，雲，種種預告白天天氣的信號。在幾點鐘以前，我可以曉得要成什麼天氣。那種種好聽的音響都報知我。再一到白天，除我耳中所聽的以外，更添來了看得見的記號，我那先見之明更加了確實性。東方出現了窄窄的一道光，同時羣星吸收在天中去了：這是光明的治世了。夜間，涼雪飛舞的時候，樹木，草地和岩石帶了一種怪物的情狀，像從別個世界來的。一株被大風連根吹倒了的松樹，使我想像一個女魔師忽然中風倒了，在伊的奇妙動作的中間。

這邊一個野兔跳。那邊看見一個馴鹿的足跡。在林子裏，跟着那足痕走，我看見這畜生毫不着急。他走得很慢，很安靜，但是却隨着一定的目標，向東，朝着太陽走。在流的急而永不結冰的士凱巴哈河邊，那鹿兒去飲水。在小丘上，他扒扒雪尋些苔，歇一會兒氣，他又去走了。這馴鹿所做的，差不多表示我現在要學着做的一

切的事，我一日中唯一有趣的事。我能够這樣是我最希望的。林子裏，天氣很短，兩點鐘左右，暮色已漸漸落下來了。我回到茅房子來。夜已近了，我着手做飯，肉是只有餘無不足的，就放在白得眩眼的三個雪塊裏。我格外還有八塊鹿肉做的很好的乾酪，和乳油，和幾片乾麪包。

食物燒着的中間，我扯長身子，睡倒在火傍邊。我便這麼着在飯前躺着休息。小瑪丹在地上竄來竄去，我把伊的份兒給了伊。吃飯畢，我抽幾口煙。

白天完了，什麼都好好地過去了，絕沒有一點使我痛苦的。在繞着我四周的大沈默之中，我是唯一的一個人。我是這麼偉大，上帝之下就是我。

★ ★ ★ ★ ★ ★ ★ ★

風雨天我不出去，只沈潛於我的思索。我鑽研種種的問題。我也給朋友中這個或那個寫信。這些信，我卻不送去。信一天比一天舊了，但是這一點也不要緊。我把他們做成一個小包，用細繩子掛在屋子的深處。這是爲防那小瑪丹不要來齧